

## 儒而近墨：試論周作人

賴芳伶\*

### 提 要

周作人（1885-1967）於1939年元旦遇刺後不久，即陸續與日本合作，直到1945年被國民黨軍統局逮捕，蒙上「漢奸」罪名，入獄服刑。這是他在近現代中國文學史上隱晦的主要原因。歷來論者有關周作人此一「悲劇性」的抉擇，各有不同的詮釋進徑，雖多肯定其文學事業，要皆不免尖銳批判其無能固節的作為。

較罕見的論點，如鄭清茂、高瑞泉，顯然已經能夠拉近人格與文章的距離，但基本上還是認為周作人具有「污名」。較殊異的見解，要屬楊牧與木山英雄。前者以「文質炳煥」稱揚周作人的學術事功，指出其一生乃是文化衝突和現實政治推展下的悲劇；且認為周作人是一個相當完整的新時代知識分子，一個博大精深「文藝復興人」（Renaissance Man）。木山氏亦謂周氏為「中國近代知識人的典型」。

本文想要探索的是：這段時期周作人有關中國文學文化與時局的論述，與他前此的寫作，可有區隔？周作人對日本文化的確有強烈、恆久的戀慕，是否基於這樣的戀慕導致他與侵略者的合作？如果他的見解於戰前戰後皆大同小異，那所謂的「日本情結」又有何關鍵性的意義？在六十多年後的現時此地，我們能否從文章與言行互涉的角度，重建對他的另一種詮釋？本文欲藉其「倫理自然化」與「道義事功化」的主張，佐以「在地」與「異域」共構的地緣情感，梳理周作人看似弔詭的認同情結，提供一個或有新意的閱讀觀點：「儒而近墨的周作人」；並回應：人無論處身任何時空下，此一恆在的，取捨去就的生命議題。

**關鍵詞：**周作人、儒墨思想、地緣情感、倫理自然化、道義事功化

---

\*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